



秀美桂林之湘桂铁路

文 / 江单

湘桂铁路, 民国时期是湖南通往广西的唯一铁路通道。广义的湘桂铁路, 从湖南衡阳到广西凭祥。狭义的湘桂铁路, 专指衡阳至桂林这一段。

在桂林上班那一年, 我曾无数次乘坐绿皮火车, 回到长沙, 去往桂林, 如此无限循环。

湘桂铁路起点的衡阳, 曾是南方最大的铁路枢纽, 属于祖上曾阔过那一类。

衡阳和桂林倒算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 衡阳从铁老大变成分局都不设立的普通城市。而桂林, 千百年的省会地位, 也在几十年前化为泡影。

衡阳铁路局曾分出柳州铁路局, 后搬至南宁成为南宁铁路局。还曾分出广州铁路局, 广州咸鱼翻身成了衡阳的上级局。

衡阳当年“阔过”, 只因其战略地位显著。上可至武汉、北京, 下通广州、香港。往左则直入广西、越南。向右则直通杭州、上海。

此四战之地, 也成了倭寇觊觎的目标。抗战时期, 衡阳保卫战这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也成了国军以少胜多的典范。

当时的湘桂铁路, 也成为后方转移的重要通道。西南联合大学的才子和徐悲鸿、李济深等文化名人, 都从此路撤退到昆明或桂林, 开创了一个个文化高地。

湖南和广西都多山, 故此湘桂铁路弯道颇多, 速度也一直上不来。我喜欢绿皮火车的感觉, 2004年长沙到桂林的火车卧铺, 还没有空调。炎炎夏日, 躺在逼仄的床铺上, 头顶是电风扇嗡嗡转动的声音, 耳边传来火车轮子撞击轨道的铿锵声, 一个晚上, 才能到桂林。

如此, 倒也不觉无趣。

这条铁路穿越产异蛇的永州、穿越秦始皇部下修建连通湘江和漓江的千年灵渠, 当然免不了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而过。过了广西兴安, 湘桂铁路两旁即处处是景, 铁路两边,

一座座奇、秀、险的典型喀斯特地形的山峰映入眼帘。若是夏天, 稻谷的金黄、山体的青葱, 和着漓江清澈见底的江水, 火车如行走在一卷油画中, 没有尽头。

我是误过湘桂铁路的绿皮火车的。有一周末回长沙探亲, 陪朋友喝着酩酊大醉, 一看时间, 离开车不足二十分钟。朋友架着我飞奔赶往长沙火车站, 刚到检票口, 就听见火车一声长鸣。

不过之后从桂林离职之时, 我又差点误了火车, 这回是湘桂铁路的红皮火车。单位践行, 快醉之时, 带过的一位实习记者跑来, 每人一瓶药酒一口下肚, 小姑娘立马躺在桌底, 我倒暂时未醉, 却在单位睡了一下午。快晚上时, 还是几个男学生将我抬上火车, 同事老陈只得一直陪我到长沙。

自此之后, 每次乘坐火车我都早早赶到车站, 再也不敢酒后误车了。

湘桂铁路是可以直接

到达中越边境的友谊关。四十年前的那场越南战争, 无数不满二十的青年, 就通过湘桂铁路走向胜利, 或走向死亡。当时的湘桂铁路上, 应是何等豪迈, 何等悲壮。

湘桂铁路现在开行高速列车, 不知何故, 却没有开设客运专线, 还是客运和货运混为一谈。因此, 湘桂铁路上的高铁在广西境内速度总是不超过二百公里, 这也成为这条大动脉的一大憾事。

湘桂铁路承载了许多名人或诸如我类普通人的梦想, 越南国父胡志明也是其一。我工作时曾探访胡志明在桂林的足迹, 当年, 胡志明正是在这条铁路上往返中越, 追求他的共产主义梦想。

如今, 胡志明已不在, 当年的豪迈青年也无人记起, 能回忆他们的, 也许只有湘桂铁路上那冰冷的铁轨。

章太炎先生的最后五年

文 / 陈尚君

热河抗战发生后, 章太炎多次驰书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 认为“今日可与敌人一决雌雄者, 惟兄一人”, 并乐于见到冯与张学良之接洽, 告诫在民族危机之时不要过多考虑个人荣辱进退: “但求立功救国, 何论名位高卑乎!” 他还为冯具体出主意, 认为冯“所据察哈尔地方, 本七国、秦、汉间云中定襄旧郡, 与郭汾阳倡议朔方何异”, 即指出热、察一带是可以兴王, 可以成为民族复兴的主要基地的要地。热河战事结束后, 他更建议冯重视培养人才, 为长期抗战作充分准备。他致信宋哲元, 赞其所部虽军备未充, “而能挺进肉搏, 一战杀敌过万人, 岂独甲午以来所未有, 即远溯鸦片战争至今, 曷尝睹此”。尤其关注河北特别是北京一带军事、文化之动态, 对北京大学可能南迁, 对伪主溥仪可能南据旧京, 对北京可能成为首度沦陷之地, 他给冯长信, 不无忧虑地指出“蚩蚩群氓固已望敌之入矣”, 愿当汉奸者大有人在, 他警告冯不要如蒙恬、岳飞那样自弃武装, 束手受戮, 而应以一年为期, “捐猜疑,

除苛政, 明赏罚”, 达成“兵练械精”, 迎接更大的战事。虽然抗战全面爆发在太炎先生身后一年多, 但他早在近两年前就已经看到中日间必有一战的大势, 亦部分了解“中枢亦渐有经画”。

众所周知, 由于历史原因, 太炎先生与孙中山、蒋介石一系陈见甚深, 来往不多, 但在民族危机暴风雨即将来临之际, 他也无心计较以往的恩怨嫌隙。东北事变后, 他在与人通信中, 谴责“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 欲奉、吉之不失, 不能也”, 还提起日相原“口称孙总理本愿放弃东三省”之旧事。剧变以后, 他的态度有所变化。对国民党内各派系之纷争, 他能不计个人关系之疏近, 谴责粤方挑动内斗为卖国贼。他说: “吾之于人, 心无适莫, 平日恶蒋殊胜, 及外患猝起, 则谓蒋之视粤, 情罪犹有轻重, 惜乎阎、冯不得闻吾言也。”即在最大几个军事集团中, 他不顾以往鄙蒋最甚的个人义气, 认为蒋之决不肯履行弃东三省, 有为抗战长远规划的立场, 远胜张、冯、阎、粤诸人。他在1932年初与熊希龄、马相伯等联

名给国民政府诸要员通电, 认为“国为四万万人民公器, 国民党标榜党治, 决非自甘亡国”, 要求“捐除一切, 立集首都, 负起国防责任, 联合全民总动员, 收复失地, 以延国命”。十九路军抗日战起, 他更与诸名贤致电林森、蒋介石、汪精卫, 主张实行全民总动员, 支持沪上抗战, 认为“当国者不力为后援, 与共生死, 而反以柔媚之术, 与强敌为好言, 岂徒自毁长城, 亦悖乎国民心理矣”, 要不然“众怒愤盈, 无所宣泄, 义旗所指, 将在何人”, 不免激起民变。

为中国抗日寻求国际援助, 他也作了很大努力。1933年2月, 他与马相伯联名在《申报》发表两件《告世界人民书》, 严正指出东三省称满洲, 决非正称, 其地从汉唐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决非藩属, 而东北人口, 汉人有二千万, 满人不过百余万, 严厉谴责炮制满洲国之有悖历史, 有违国际公例。他给参与国联满洲调查团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去信, 列举历史上因出使“或因或杀”的洪皓、左懋第的榜样, 希望顾慷慨成行, 藉此揭露日本拼凑满洲国、分裂

中国的阴谋。他说: “足下此行, 为日人所忌, 其极不过一死耳。牺牲一身, 而可以彰日人之暴行, 启国联之义愤, 为利于中国者正大, 岂徒口舌折冲所可同比耶!” 虽然鼓励顾要不惜一死以求真相, 有些责人过甚, 但此责人也正是太炎先生所愿自任者, 知他虽自感身体已甚衰竭, 但报国之情全未稍减。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 北平当局拘捕了一些学生。章致信北平行辕主任宋哲元, 认为“学生请愿, 事出公诚, 纵有加入共党者, 但问今之主张何如, 何论其平素”, 请宋保持清名, 释放学生。上海学生也组织请愿团北上声援, 当局竭力阻挠, 甚至诬以共党之名。章先生在《申报》发表公开谈话: “对学生爱国运动, 深表同情”, 要求政府“善为处理, 不应贸然加以共党头衔, 武力制止。”对租界日军因在马其昶子马根质书堆中发现抗日救国会宣传员徽章而将其逮捕, 他不惜屈尊给日军野村司令去信, 要求立即将其释放, “以全读书种子”。

用忠诚与荣誉守住舆论“上甘岭”

文 / 戴旭

60多年前东北亚一个小小山梁上。那一天, 应该也是这样的风和日丽, 但硝烟和火光已把天空遮住。

进攻方是一支志在必得的美国军队, 他们拥有当时最现代化的武器, 他们的大口径火炮、轰炸机以及舰载攻击机能毫不费力的把山头打成火海。

防守方是一支退无可退的中国军队, 他们并非当时的主力, 武器装备落后、补给缺乏, 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缺乏后援, 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念。

42天后, 这场朝鲜战争中最残酷的阵地攻防战结束。不可思议的结果是, 当美国为首的联军步兵朝这地狱洗礼过的山梁前进时, 衣衫褴褛的中国军人一次次从烈火中钻出来, 用步枪、手榴弹、刺刀、石头甚至牙齿把他们赶了下去, 阵地一日数易其手, 被撕碎后又被烧焦的尸骸布满山岭。

甚至在联军不计代价拼尽全力占领表面阵地后, 残余的中国士兵依然不依不饶, 他们退守坑道, 绝不屈服, 直至坚持到了己方凶猛的反攻及最后的胜利。

战后, 联军把这座山梁叫作“伤心岭”, 而我们叫它的名字是——“上甘岭”。最终站着并享受到胜利的这支部队, 番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

我时常会问, 在那个阴暗潮湿充满血腥的坑道里, 是怎样强大的内心支撑这群士兵战斗到底的? 意志、信仰、还是荣誉?

时光流转, 世事沧桑。如今, 当初这支军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简陋的武器装备和可怜的补给成为过去, 从星辰到大海, 他们拥有了太空飞船、卫星、歼20、运20、无人机、导弹、航母、核潜艇等一切令人骄傲的武器……

而十五军, 在经历过无数次整编改变之后也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成为这支军队唯一的空降军。他们完成了从“屌丝”到“高富帅”的逆袭, 终于牛逼了。

和很多人一样, 我曾想当然甚至颇为自豪地想, 那么苦逼的上甘岭都挺过来了, 现在牛逼了, 恐怕不会有人再想和这支军队对抗了吧? 如果不是一个很偶然的谈话, 我也许还会洋洋自得更久。

前几年, 我跟一个年轻人聊起了朝鲜战争, 聊起了上甘岭。可在我波澜壮阔叙事时, 那个年轻人不屑的扬起嘴角, 他一本正经的告诉我: 这不是真相。真相是, 战争是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 真相是志愿军死伤比美军多得多, 战争是失败的; 真相是去朝鲜的都是被忽悠的炮灰……

我先是震惊, 然后反驳, 直到费了很大的劲, 包括引用了战争双方资料甚至第三方的资料, 告诉他连杜鲁门、麦克阿瑟、李奇微都因为这场战争而仰视中国军队, 年轻的人才充满歉意地承认, 这些东西是他入伍前从网上看到的, 原来那不是真的。

这世上从没有轻易获得的崛起, 更没有轻而易举的和平。对那些后来崛起的国家, 领先者高度警惕极度恐慌, 总会想尽一切办法打压、遏制, 以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

当一个大国正需要全心全意团结一致的发展和超越时, 有什么能比从内部混乱更令对手惬意的事情呢?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电视上毫不掩饰地说: “美国应该在中国境内团结我们的盟友和支持者, 他们是年轻人, 是新新的互联网一代, 他们带来的变化, 足以扳倒中国。”